

远方有故乡：一个“马”姓女孩的青春归途

踏岸

第一次登上讲台时，她的手环显示心率飙升至130次/分钟。

2025年9月，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第一中学高二B7班的讲台上，这位23岁的女孩深吸一口气。“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英语实习老师马迪。”讲台上的年轻教师面色微红，手指轻轻捏着粉笔。台下38双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她——这位老师看起来几乎和他们一样年轻。

马迪的同济大学应届毕业生证书上还带有上海的温度。那一刻，站在这所南疆中学的讲台上，眼前是38张陌生的面孔，身后是她跨越近4000公里回归的家乡。她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转身，也完成了一场奔腾于中国东西的青春迁徙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



马迪。

石河子的记忆与呼唤

石河子市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所在地。这座城市有个诗意的别名——“年轻的城”，得名于诗人艾青笔下的赞颂。马迪在这座“年轻的城”里长大，父亲是早出晚归的出租车司机，母亲是操持家务的主妇。“小时候读到艾青写石河子的诗，就会特别自豪。”马迪回忆道。这座城市的气质渗透进她的性格，勤恳、平和、脚踏实地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16岁的马迪通过选拔，进入山东的内地高中班求学。那是她第一次长时间离开新疆，也是第一次直面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。“在山东，我进入本地班跟当地学生一起学习，能明显感受到学习氛围和师资的差别。”她坦诚地说，“更触动我的是，一起去内高班的新疆同学基础也有所不同。”

2021年，马迪考入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，从西北边陲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。“上海让我见识到大城市的可能性，资源的丰富度。”她说，“我常常不自觉地思考，为什么许多城市能把街角空地都做成精致的小公园。”

对比下的思考没有让她疏远家乡，反而拉近了她与那片土地的距离。大四那年，西部计划的招募通知出现在校园公告栏上。“对于报名参加，几乎没什么犹豫过。”马迪语气平静，“跟父母沟通，他们一贯尊重我的选择，说回去试试也好。”

刚刚离开大学校园的女孩抱着对“用青春回报家乡”的理想：“因为青春是一个人精气神最饱满的时光。我能走出新疆来内地读书，受益于家乡发展，现在我想成为家乡新变化的推动者，哪怕只是微小的力量。”

初登讲台心率130

2025年7月底，马迪抵达新疆，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岗前培训。8月底，她正式成为克州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二英语教师。

物理环境的不适应倒不明显，真正的挑战在心理层面。“第一节课前，我看了一下手环，心率跳到了130。”她笑着说，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站上讲台教学。”

英语组的老师给了她建议，老教师可以直接进入课程内容，但作为新

面孔，她需要先和学生建立连接。于是第一节，马迪设计了三个环节：自我介绍、课堂要求讲解、本学期内容概览。“刚开始学生有点‘收着’，可能是害羞，也可能是在观察我。”她告诉记者。

这种微妙的师生关系在运动会期间有所改变。9月的运动会上，作为裁判员的马迪坐在跑道边记录成绩。几个学生跑过来，自然地与她聊天，分享自己的参赛项目，还请她用手机记录“高光时刻”。女生拉着她合影，说要留念。“那时候才感觉到，他们开始接受我了。”马迪说。

更深地走近发生在日常点滴中。有次上课，她注意到一名女生状态异常，思绪明显游离。下课后，她将学生叫到办公室询问原因。“她想家了。”马迪声音轻柔起来。克州有三县一市，但县市之间距离遥远，单程车程就要六七个小时，只有放长假时，住得远的学生才舍得回家。

那个女生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。马迪想起了自己初中毕业离家求学的样子，一下子就共情了：“就很心疼她。”她安慰着学生，还买了些学校允许的小零食送给她。“心情不好时，吃点东西或许能缓解。”这是马迪自己的解压方式，她觉得或许也能帮助到面前想家的女孩。

小红书上搜索教学招数

更多的时间里，马迪还是要面临各种教学挑战。她很快发现，学生的英语基础参差不齐，学习内驱力也有待提升。“有些学生觉得‘学也学不懂，做题也不会，就算了’。”

年轻的马老师开始了她的“教学实验”。她在小红书上搜索教学方法，自己摸索出了一种“积分制”——听写优秀、及时订正等可以加分，上课不认真、作业未完成则会扣分。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额，可以兑换奖励。班级有个传统，之前的英语老师有课前播放英文歌的习惯，她就让学生用积分兑换歌曲选择权。“他们开始积极参与了。”马迪笑道，“尤其是那些平时不太发言的学生。”

然而第一次周考后，成绩依然不理想。马迪找学生谈话，了解到更深层次的问题。部分学生初中才开始学英语；有的同学初中在县乡，师资不足，会点英语的其他学科老师都能来教英语；更普遍的困难是，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需要从母语转换到汉语，再转换到英语，要绕好几个圈。

学生薄弱的英语水平让马迪很是头疼：“‘can’这个情态动词，有的高中生不知道它的用法，后面的动词还会加ing或ed。”她开始利用晚自习时间为基础薄弱的学生补课，从初中知识补起，考前带着学生做限时训练。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，渐渐地，在批改试卷时，她看到了学生小小的进步。即使很小，也让她觉得努力没有白费。

采访当天，马迪刚上完本学期的最后一课。学生惺惺地问她：“老师你待半年就要走吗？下学期还教我们吗？”她回答：“还在，还会教你们。”心里因为这明显的眷恋而有些感动。

一次经历重塑职业规划

半年的西部计划支教生活，让马迪对曾经意识到的地区教育差



马迪和同学们合影留念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距有了更具体的认知，但也看到了希望。

她也发现，互联网同样也在影响着边疆的孩子们。和学生熟悉后，他们曾问她快手号和抖音号，她注意到，在这些孩子中，快手的使用率高于抖音。“短视频平台内容参差不齐，不良信息可能影响他们对学习的兴趣。”马迪有点担忧。

也有一些有个性的学生一直是乖乖女的马迪感到困惑。班上的数学课代表一次考试后冲进办公室，只看数学成绩，其他科目分数再低，他也不关心。“他说‘只学数学就够了’。”马迪找他谈了很多次，也请班主任帮忙说服。或许是老师的关注让男生有所触动，现在他上英语课认真了不少，还会主动回答问题。而对于马迪来说，学生的微小变化都能带来些许的成就感。

这些经历正在重塑马迪的职业规划。最初报名西部计划时，她被分配到行政岗，是阴差阳错调到的支教岗。真正站上讲台，她发现了教书的乐趣。“跟学生相处我很喜欢，也比较适应教学。”马迪经历过一次考研失败，西部计划一年服务期满后，她准备再次考研，“如果以后读研回来，我或许会选择教师行业。”

远方也是家乡

尽管对未来职业的选择还未确定，但回乡的这个决定，她基本没变过。马年春节，马迪回到了石河子的家中。从克州到石河子市，火车要十几个小时，飞机则只需两三个小时。这段距离，恰似她这几年来在故乡与家乡之间的穿梭。

新年愿望是她分享在微信朋友圈的寄语：“希望大家马年都可以持续向前，在时代浪潮中不随波逐流，坚定自己的路。”这句话有她的偶像易烊千玺的影子。从初中开始关注，马迪欣赏他“不断探索可能性，坚持不放弃”的勇气和韧性。某种程度上，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她报考内高班，来到上海，又回到新疆。“初一时，我不知道内高班是什么。但因为想离偶像更近一些，想去更发达的城市，我选择了这条路。”她说，“现在，我也在探索自己的可能性。”

未来的规划清晰又开放，先备考研究生，深造后回到新疆，用所学助力家乡发展。她希望在未来的10年、20年，新疆能发挥地理优势，在“一带一路”中与沿线国家加强交流，也与东部沿海城市互联互通。“不要一提新疆就是沙漠戈壁、骑马上学刻板印象。”

而再过一个轮回，到2038年，那时马迪曾教过的学生也已走出校园，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。如果他们也像她一样选择回乡，她会很高兴：“我不会讲‘舍小家为大家’的大道理。我会说，回来干就完了，不要害怕困难，让我们一起把新疆建设得更好。”

马迪的名字里带着“马”字。提到“马”字的联想，多是奔腾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一个关于青春、选择与回归的故事刚刚翻开新的一页。远方与家乡，在马迪的人生轨迹中不是对立的两极，而是同一段旅程的起点与归宿。

马儿奔腾，终向远方。而远方指向的，或许也可以是那个叫作“家乡”的地方。



马迪在克州第一中学支教。



马迪参加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。

七重驰骋



奔向未来